B
5234
C53 S5
1724a
v. 2

LIBRARY
AUG 3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明禮讓以厚風俗

漢儒有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恒隨厥情欲故謂之俗其間淳漓厚薄難以強同奢儉質文不能一致是以聖人制為禮以齊之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蓋禮為天地之經萬物之序其體至大其用至廣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尊卑貴賤非禮不定冠婚喪祭非禮不

備郊廟燕饗非禮不行是知禮也者風俗之原也然禮之用貴於和而禮之實存乎讓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又曰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使徒習乎繁文縟節而無實意以將之則所謂禮者適足以長其浮僞滋其文飾矣夫禮之節文爾兵民或未盡習禮之實意爾兵民皆所自具即如事父母則當孝養事長上則當恭順夫婦之有倡隨兄弟之有友愛朋友之有信義

親族之有款洽此即爾心自有之禮讓不待外求而得者也誠能和以處衆卑以自牧在家庭而父子兄弟底於肅雍在鄉黨而長幼老弱歸於親睦毋犯囂凌之戒毋蹈縱恣之愆毋肆一念之貪遂成攘奪毋逞一時之忿致啓紛爭毋因貧富異形有蔑視之意毋見強弱異勢起迫脅之心各戒澆漓共歸長厚則循於禮者無悖行敦於讓者無競心藹然有恩秩然有義黨庠

術序相率爲俊良農工商賈不失爲醇樸卽韜鈐介胄之士亦被服乎禮樂詩書以潛消其剽悍桀驁豈非太和之氣大順之徵乎書曰謙受益滿招損古語又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可知禮讓之有得而無失也如此朕願爾兵民等聆

聖祖之訓而返求之於一身爾能和其心以待人則不和者自化爾能平其情以接物則

不平者亦爭一人倡之衆人從之一家行之一里效之由近以及於遠由勉以至於安漸仁摩義俗厚風淳庶不負諄諄誥誡之意哉

務本業以定民志

朕惟上天生民必各付一業使爲立身之本故人之生雖智愚不同强弱異等莫不擇一業以自處居此業者皆有本分當爲之事藉以有利於身藉以有用於世幼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此孟子之所謂恒產卽

聖祖仁皇帝之所謂本業也維茲本業實爲先務凡爲士農爲工商以及軍伍業雖不同

而務所當務則同也夫身之所習爲業心之所向爲志所習既專則所向自定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業與志本相須而成也但恐日久而生厭舍舊而圖新或爲浮言所動或因際遇未通一念游移半途而廢作非分之營求生意外之妄想究之朝夕營營不恒其德貲生寡策歷久無成而志遂以荒而業遂以廢矣夫業每荒於嬉而必精於勤志貴奮於始而尤勵於終

朕樂觀爾之成不忍見爾之廢也爲士者謹身修行砣砣窮年服習詩書敦崇禮讓退爲有本之學進爲有用之才爲農者春耕秋斂不失其時樽節愛養不愆於度先事以備水旱如期而輸稅糧使地無餘利人無餘力工則審四時飭六材日省而月試居肆而事成商則通有無權貴賤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務體公平勿蹈欺詐若夫身列行陣行陣卽其業也弓馬騎射操練

之必精步伐止齊演習之必熟屯田則事墾闢守汛則嚴刁斗備邊則險要之宜知防海則風濤之宜悉庶幾無負本業矣夫天下無易成之業而亦無不可成之業各守乃業則業無不成各安其志則志無旁騖毋相侵擾毋敢怠荒寧習於勤劬勿貪夫逸樂寧安於樸守勿事乎紛華熙熙然士食舊德農服先疇工利器用商通貨財兵賚捍衛各盡乃職各世其業上以繼祖

宗之傳下以綿子孫之緒富庶豐亨游於
光天化日之下以仰答
聖祖誥誡之殷懷以克副朕休養之至意顧不
共享其福歟

訓子弟以禁非爲

從來教萬民訓子弟黨正族師月吉讀法歲時校比師田行役則合卒伍而簡兵器朝夕告誡人知自愛不敢偶蹈於非休哉何風之隆歟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弘保赤之仁廣教家之治深恩厚澤休養生息以至於今朕纘承大統仰體

聖祖子惠元元之心無日不以爾百姓爲念尤

無日不以爾百姓之子弟爲念也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血氣未定知識漸開訓導懲戒之方莫切於此大凡子弟之率不謹皆由父兄之教不先所恃爲父兄者啓其德性遏其邪心廣其器識謹其嗜好至於愛親敬長之念人所固有爾父兄誠能明示其訓俾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端其本則大倫明而干紀犯分之咎自鮮矣夫士

農工商各有傳業軍士之家世習技勇其
人之淑慝邪正必自爲子弟之日始語云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民間非爲之事
漸漬成風或游手好閒博奕飲酒或結納
匪類放辟邪侈往往陷溺而不悟甚者罹
法網犯刑章爾爲父兄者獨能晏然而已
乎與其追悔於事後孰若嚴訓於平時蓋
行莫重於孝弟力田心必存於禮義廉恥
可模可範以身教之耳提面命以言教之

使子弟見聞日熟循蹈規矩之中久之心
地淳良行止端重可以寡過而保家即可
以進德而成材也且庭訓素嫻子弟克肖
則國家賓興令典自致顯揚既光大爾門
閭又垂裕爾後昆父兄俱與有榮焉即使
愚魯不敏而服教安化刑辱不及於厥躬
鄉黨咸稱爲良愿一家之休祥孰大於是
況今日之子弟又爲將來之父兄積善相
承誨迪不倦將見戸興禮讓人敦孝義自

通都大邑以至窮鄉僻壤太平之象與國
俱長庶不虛朕殷殷期朂之至意矣夫好
善則閭閻子弟可致尊榮苟不善則公卿
子弟流爲卑賤義方之敎切磋之功可不
豫嚴於髫穉之年乎爾兵民其敬聽之毋
忽

息誣告以全善良

國家之立法所以懲不善而儆無良豈反爲奸民開訐告之路而令善良受傾陷之害哉夫人必有切膚之寃非可以理遣情恕者於是鳴於官以求申理此告之所由來也乃有奸宄不法之徒好事舞文陰謀肆毒或揑虛以成實或借徑以生波或設計以報宿嫌或移禍以卸已罪顛倒是非混淆曲直往往飾沉寃負痛之詞逞射影

捕風之術更有教唆詞訟者以刀筆爲生涯視獄訟爲兒戲深文以冀其巧中搆釁而圖其重酬鄉里畏之名曰訟師因而朋比協謀黨惡互證有司或一時受蔽致使善良之輩不能自白桁楊在前箠楚在後鍛煉之下何求不得縱至事明寃雪而拖累困苦小則廢時失業大則蕩產破家善良之被誣可憫而兇頑之誣善良尤可痛恨也

聖祖仁皇帝矜恤下民重懲其弊
頒示訓諭有曰息誣告以全善良夫誣告有反坐之條令甲煌煌乃敢作奸犯科而不畏者利慾薰心詭薄成性方且恣其含沙之毒僥倖於法網之寬殊不知無情之辭一經審察莫可逃避造釁以傾人究之布阱以自陷亦何利之有嘗聞古人或認牛而不辨或奪禾而不爭卒開愧悔之誠翻成禮讓之美若斯之風誠可嘉尚爾兵民所

當景效焉且尋繹
聖諭不曰禁而曰息謂與其治之以法不如感
之使自化也蓋官吏之見聞或踈踈則猶
煩揣測鄉鄰之耳目最近近則素所稔知
爲之抉其根株窮其黨類出於無心者緩
語以曉之成於有意者危言以誡之彼善
良之家素行足以質之里閈而無愧而誣
告之人言辭既非情實迫於公論則不敢
誣援諸本心亦不忍誣凡前此之陰謀秘

計一旦悚然改悔如氷消霧釋兵不誣兵而兵之善良者全民不誣民而民之善良者全兵民不相爲誣而兵民舉全不至赴官終訟兩造俱傷庶幾從風慕義胥天下而歸於無訟豈不休哉尚其咸喻而凛遵焉

誡匿逃以免株連

朕撫臨億兆合四海爲一家聯萬姓爲一體中外旗民本無異視第以國初定制八旗人員在內則拱衛京師在外則駐防各省如有不奉使令潛往他鄉者卽爲逃人例有嚴禁逃人所至之地兵民人等不行覺察擅自容留者罪並及之按匿逃情弊大約不外兩端凡在逃之人意氣言詞必多巧飾爾等或受其欺罔不辨爲逃人而

率意容留者有之或利其財物明知爲逃人而通同隱匿者有之夫主僕之間乃大義所在逃人背主蔑義窩逃者黨不義而藐王章逃者恃匿者以爲之藪也法安得恕故順治五年之例窩逃者問擬大辟並籍其家隣佑十家等皆徙邊遠康熙十五年定例凡窩逃之正犯流徙尚陽堡兩隣十家長罪止杖徒此皆我

聖祖皇帝矜惜愚民罪疑惟輕故改從寬典也

又屢年恩詔將逃人事件概行赦免國家施法外之仁寬督捕之罰無非欲爾兵民革薄從忠遷善改過使蓬門蓽戶出入優游共享太平無事之福爾兵民等其仰體
聖祖誥誡之慈懷與朕諄諭之至意謹身率教循理奉公不交游手無藉之徒不爲行險僥倖之事毋狥私情而干國憲毋貪微利而忘身家如此則井里晏然四隣安堵胥吏不擾雞犬無驚而國家刑期無刑之化

亦可以觀厥成矣倘因法網既寛復蹈故轍營私受賄藏惡養奸則自取其辜何能曲宥況夫逃竄之人性旣冥頑又無生理所行種種不端大而盜賊小而賭博一經發覺皆犯科條容留之家又安能脫然事外不罹罪譴耶周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隣所以避患也可知奸猾浮蕩之流皆足爲善良之累朕願爾等父誡其子兄誡其弟隊長誡其行伍

鄉約誡其比閭祇奉訓詞各遠非義則地方寧謐俗厚風淳又何患株連之偶及哉

完錢糧以省催科

自昔畫野分州任土作貢而賦稅以興凡國之五禮百度輸用出入皆賴焉此君所必需於民下所宜供於上古今通義未之或改且以制官祿所以治我民以給兵餉所以衛我民以備荒歉所以養我民取諸天下還爲天下用之人主之倉廩府庫豈厲民而以自養耶我朝自定鼎以來賦額悉準經制且橫征私派一切革除未嘗絲

毫多取於民溯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豢養斯民六十餘年時
以閭閻豐裕爲念所蠲免錢糧何止百千
萬億遐邇之霑被固已淪肌浹髓矣夫緩
征薄斂加惠元元君之德也以下奉上先
公後私民之職也屬在兵民宜喻此意勿
惰而嬉荒其本業勿奢而費耗其貲財勿
逡巡觀望冀邀賜復之殊恩勿轉委輸將
致被豪猾之中飽依限而納毋待追呼然

後以其所餘養父兄畢婚嫁給朝夕供伏臘縣庭有臥治之官村巷無夜呼之吏俯仰無累妻孥晏然其爲安樂莫踰於此倘不知國課之當重國法之難寬或有意抗違或任情遲緩有司迫奏銷之限不得不嚴追比胥役受鞭撻之苦不得不肆誅求剝啄叩門多方需索無名之費或反浮於應納之數而究竟所未完者仍不能爲爾寬貸不知何樂而爲此夫供胥役之侵漁

曷若輸朝廷之正供爲抗糧之頑戶曷若
爲守法之良民人雖至愚亦必知之況乎
上好仁而下好義情屬一體爾試思廟堂
之上所日夜憂勞者在於民事水溢則爲
隄防旱魃則爲虔禱蝗蝻則爲撲滅幸不
成災則爾享其利不幸成災則又爲之蠲
租爲之賑濟如此而爲民者尚忍逋賦以
誤國需問之於心亦何以自安譬人子於
父母分產授業以後必服勞奉養庶盡厥

職乃父母恩勤顧復不遺餘力而爲子者自私其財鈌甘旨而違色養尚得謂之人子乎朕用是諄諄告誡但願爾兵民上念軍國下念身家外有効忠之名內受安享之實官不煩而吏不擾何樂如之爾兵民淸夜自思其咸體朕意

聯保甲以弭盜賊

從來安民在於弭盜摘發守禦之法必當先事而爲之備故緝捕有賞疎縱有罰譏盜有禁違限有條而最善者莫如保甲十家爲甲十甲爲保甲有長保有正設立簿冊交察互警此卽井田守望之遺制所以

聖祖仁皇帝上諭曰聯保甲以弭盜賊誠欲使

四海九州閭閻安堵澄本清源

聖慮實爲周切矣第恐遵行既久遂至因循吏

則徒稽戶籍民則僅置門牌而於聯比糾察之法未見實心奉行以至勾引窩藏之弊種種而生隣舍失事竟有如秦越之相視富家被刼反指爲悖出之當然甚且假公濟私藉盤詰之虛名滋無厭之苛求汎防因而騷擾胥吏緣以生奸有保甲之名無保甲之實有保甲之累無保甲之益此盜賊之所以難弭也夫良法之有利於民在奉行之必求其實嗣後城市鄉村嚴行

保甲每處各自分保每保各統一甲城以坊分鄉以圖別排隣比戶互相防閑一甲之中巨室大戶僮佃多至數百此內良否本戶自有責任若一廛一舍之散布村落者有業無業或良或否里正保正得以微窺於平素一出一入得以隱察其行踪遇有不務恒業羣飲聚博鬬雞走狗夜集曉散以及履歷不明踪跡可疑者皆立爲糾舉不許暫容甲內其荒原古廟鬧肆叢祠

尤易藏奸更宜加緊防察至汎地兵丁務必晝夜巡邏一體查詰毋借端生事毋挾仇陷害毋受賄賂而徇縱毋惜情面而姑容協力同心輪流分派則盜賊無容身之地軍民享安靜之樂矣查昔人禦盜之法村置一樓樓設一鼓一家有失擊鼓爲號羣起而守其要害盜賊將安所逃所謂寓兵法於保甲中也若夫江海出沒之區有未可以保甲行者舟楫往來絡號聯䑸彼

此互相稽查匪類亦難藏匿皆在實心奉行先事而爲之備若視爲具文怠忽從事至於被盜者失財連坐者受累不惟負朕息盜安民之至意亦甚非爾等保身保家之良策也

解讐忿以重身命

朕惟人道莫大於守身民之有身所以務本力田養父母而畜妻子兵之有身所以嫻習伎勇資扞衛以報朝廷身爲有用之身則皆當自愛乃生人氣質之偏不能變化往往血氣用事至一發而不可遏激怒崇朝竟成莫解互相報復兩敗俱傷其起甚微而爲害甚大不念爰書抵罪一定之律雖國家法網甚寬亦不能爲殺人者施

法外之仁

聖祖仁皇帝訓諭十六條而終之以重身命誠

哀矜悱惻之至意也夫天地以好生爲心

而惘惘之倫不自顧惜人君以愛養爲政

而蚩蚩之衆每至輕生非釁起於夙昔之

讐卽禍生於一朝之忿強者恃膂力之剛

殺人亡命弱者希抵償之罪赴水投繯忿

以成讐讐而益忿原其致此之由固非一

端而兵民所易犯者尤多於縱酒蓋酒之

爲物能亂人心志使失其故常或賓主酬
酢始以合歡而俱入醉鄉則一言不合至
操刀而相向或睚眥之怨本可氷釋及酒
酣耳熱則一發難忍若不共之深仇每見
刑曹命案相傷於酒後者十有五六噫置
身縲絏家破人亡甚或累及妻孥禍延鄉
黨而後拊心自悼悔何及矣自今以往皆
當敬聆
聖諭時時提醒思讐與身孰重毋追既往之讐

而昧將來之患思忿與命孰輕毋快目前之忿而貽事後之悔縱人或以非禮相加似難含忍然一念夫身命攸關則從父兄訓誨聽親友調和無不可情恕理遣至酒之爲害尤宜深戒古之人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蓋唯恐載號載呶亂籩豆而起爭端也其可沉湎荒腆致陷身於刑戮乎語有之忍之斯須乃全爾軀故解去讐忿則全生保家之道胥在於此養其和平消其亢

戾不待排難解紛而凌競之習自然息化何其風之醇也孔子曰忿思難孟子謂橫逆猶是此亦妄人也已矣聖賢之遺訓與

聖祖仁皇帝之明諭固千古同揆也凡爾兵民凜遵毋忽則閭閻相保營伍相安下以承家上以報國優游盛世共躋仁壽之域非解讐忿之明效歟